

默
錢氏私誌
經筵玉音問答

王文正公筆錄
辯誣筆錄
梁谿漫志附錄



王文正公筆錄

王曾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
海歷代小史學津討原皆收
有此書百川學津同共收三
十三事歷代本少二事另有
一事未錄完初編續談助已
收九事名沂公筆錄尚闕二
十四事百川本最早最全故
據以排印

王文正公筆錄

王沂公

王曾

范魯公質早輔周室及太祖受禪不改其任兩朝翊戴嘉謀偉量時稱明相自云執政之地生殺舒慘所繫苟不早夜兢畏悉心精慮敗事覆餗憂患畢至道有枉直時有夷險居其位者今古爲難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醪即可爲宰相矣

宣徽使舊亞樞使位在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之上咸平中周瑩拜宣徽使有所畏避因自陳願居其下先帝從之遂爲常制自瑩始也

眞宗皇帝天資仁孝性尤謙慎淳化中冊爲皇太子聖朝親王班在宰相之下至是升儲帝亦固讓遂仍舊貫凡東宮故事多所損益至於官僚稱殿下立妃皆乞寢罷太宗並嘉納之故莊穆皇妃訖太宗世止爲皇太子夫人其兢業遜避如此

王繼忠性謹飭純固有守事眞宗儲邸歷年最久羣萃中爲之冠首衆皆憚其嚴整宮中事有所未便常盡規諫上每爲之斂容聽納特加禮遇及上嗣位咸中平邊鄙尙悍與今侍中張耒同典禁兵戍守鎮定會戎馬大至晨薄我軍亟命出兵爲左右翼以禦之陣之西偏最爲兵衝繼忠固請代者西往及我師敗績繼忠遂爲契丹所獲因授以官爵爲其婚娶大加委用繼忠亦悉心勤職由是漸被親任乃從容進說

曰竊觀契丹與南朝爲仇敵。每歲賦車籍馬。國內騷然。未見其利。孰若馳一介。尋舊盟。結好息民。休兵解甲。爲彼此之計。無出此者。國母春秋已高。國主承襲已歲久。其忻納之。咸平六年夏四月。普方守莫州。素與繼忠同在東宮。乃命致書於普。請遣使至北境。時議和好。普具奏其事。朝廷弗之信。止令普答其書而已。是秋。繼忠書復至。意甚切。令普答書。且曰。俟彼先遣使至。卽議修好。冬。契丹舉兵深入貝魏。邊烽警急。上在瀋陽。乃遣曹利用馳往。許以通聘。利用至魏。參知政事王公欽若鎮天雄。留而不遣。及通德。清遠。兩軍被圍愈急。上令參政王公旦作手書。以諭欽若。始聽其北去。契丹國母見利用大喜曰。何來之晚耶。卽日議定其事。遣使丁振偕來。朝廷又命李繼昌報聘。於是兵罷。改元景德。車駕還京。是舉也。雖宸謀善斷。亦繼忠能揣敵情而啓導之。自是生辰正旦。信使往還。皆賜繼忠手詔。器玩服帶甚厚。仍通其家信。歲以爲常。至其身沒乃止。繼忠爲人有誠信。北境甚重之。後封河間王。彼土人士或稱之曰。古人盡忠。止能忠於一主。今河間王南北歎好若此。可謂盡忠於兩主。然則繼忠身陷異國。不能卽死。與夫無益而苟活者異矣。

舊制文武羣臣。由一命而上。自外至京。必先詣正衙見訖。乃得入見。辭謝亦如之。太祖皇帝御極之初。親總庶務。常驛召一邊臣入對。將授以方略。訝其到闕已數日而未見。左右或奏以未過正衙。太祖意不平之。乃令自今皆先入見辭謝畢。方得詣正衙。遂爲定制。

王劍兒名彥昇。以善擊劍得事太祖。潛躍中。隸於帳下。顯德末。帝爲六軍推戴。還熙府第。召宰相至。諭以

擁逼之狀。范質等未及對。彥昇率爾於後。按劍叱之。質等惶懼降階。定君臣之禮。帝以彥昇龐獷倉卒。終抑而弗用。後稍遷。使領爲京城北偏巡檢。因夜抵舊相王溥私第。莫之測。及延見。置酒興語。殆至酣酣。意若恐迫。乃遣以白金千兩而去。帝寢知其事。遂黜罷之。

景德中。初契丹通好。首命故給事中孫公儒奉使而往。泊至彼國。屬修聘之始。迎勞饗餼。頒給之禮。殊未詳備。北人館待優異。務在豐腆。無所然事。或過差。儒必抑而罷之。自餘皆爲隨事損益。俾豐腆中度。而後已。迄今信使往復。不改其制。故奉使鄰境。由儒爲始。時得禮制。

內侍都知閻承翰。質直強幹。景德初。契丹方睦于我。聘使往來。凡百供饋。賜與程式未定。俾承翰專掌其事。執政間有欲以漢衣冠賜彼來使者。承翰以爲不可。曰。南北異宜。請各從其土俗而已。上以承翰所議爲定。

太尉王公旦。祥符中。在中書。聖眷特厚。嘗因便坐奏事。上語及一省郎姓名。旦曰。斯人行履才幹俱有可采。今方典郡。宜與甄擢。公及同列亦皆素知其爲人。因其稱薦之。自是屢加歎賞。卽令記錄。俾俟歸朝日。亟命轉運使徐更別議陞陟。旣而代還至闕。上復先省記之。會外計闕官。卽與同列擬定名氏。約以次日奏補。及晚歸私第。斯人投刺來謁。公方議委使。辭而不見。詰朝入對。其道本末。請授以轉漕之任。上默然不許。公退而歎駭。惕息累日。乃知昨暮造請。雖不之見。已密爲伺察者所糾。而此人訖真宗世不能用。公不欲指其名。而每戒同列。以私謁之嫌。當須謹避。庶幾免於悔吝。

國初方隅未一，京師儲廩仰給，唯京西、京東數路而已。河渠轉漕，最爲急務。京東自濰密以西州郡租賦，悉輸沿河諸倉，以備上供。清河起青淄，合東阿、歷齊、鄆，涉梁山、濰、濟州，入五丈河，達汴都。歲漕百餘萬石，所謂清河，卽濟水也。而五丈河常苦於淺，每春初農隙，調發衆夫，大興力役，以是開濬，始得舟楫通利。無所壅遏。太祖皇帝素知其事，尤所屬意。至歲終，役之際，必輿駕親臨督課，率以爲常。先是，春夫不給口食，古之制也。上惻其勞苦，特令一夫日給米二升。天下諸處役夫亦如之。迄今遂爲永式。

彌德超起自冗列，爲諸司使。雍熙中，因奏事稱旨，驟加委遇。時侍中曹彬勳望特隆，德超陰以計中傷，誣其不軌。太宗疑之，拜德超樞密副使，不數月，屬趙公普再秉鈞軸，因爲辨雪，保證事狀明白。上乃大悟。卽時竄逐德超，而待彬如初。自是數日上，頗不憚從容爲普等曰：「朕以聽斷不明，幾誤大事，夙夜循省，內愧於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是哉？」上於是釋然曰：「善。」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歷典方郡，奸賊事覺，下獄案劾，款占未見。時郊祀將近，太宗怒其貪墨，遣中使諭旨於執政曰：「祖吉特俾郊赦，不宥明日。」宰相趙普奏曰：「敗官抵罪，合正刑辟，然而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于神明，而吉本何人，亦安足以隳陛下赦令哉？」上善其對而止。

太祖皇帝削平僭僞諸國，收其帑藏金帛之積，歸於京師，貯之別庫，號曰封樁庫。凡歲終國用羨贏之數，皆入焉。嘗密諭近臣曰：「石晉苟利於己，割幽燕郡縣以賂契丹，使一方之民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

庫所蓄滿三百萬。當議遣使謀於彼國。土地民庶。僞肯歸之於我。則此之金帛。悉令賡往。以爲贖直。如曰不然。朕特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以決勝負耳。會太祖上僊。其事亦寢。太宗改爲右藏庫。今爲內藏庫。

周朝駙馬都尉張永德。輕財好施。喜延接方士。嘗遇一異人。言及時事。且曰。天下將太平。眞主已出。永德曰。其誰乎。答曰。天意所造。安能識諸。然而有一事。庶幾可驗。公或觀紫黑色屬豬人。善戰果於殺伐者。善待之。永德嘗陰自求訪。及太祖皇帝勳位漸隆。永德因潛識帝之英表。問其歲在亥。永德歎駭其事。傾身親附。相得甚懽。凡己之所玩好。資用。子女玉帛。必先恣帝擇取。有餘乃以自奉。至國初。以舊恩。體貌富貴。與佐命勳戚同等。終太祖世。莫能替焉。

太祖皇帝與永德泊當時宿將數人。同從周世宗征淮南。戰於壽春。獲一軍校。欲全活之。而被瘡已重。且自言素有癰風病。請就戮。及斬之。因令部曲視其疾患之狀。旣而視其臟腑及肉色。自上至下。左則皆青。右則無他異。中心如線。直分之。不難髮毫焉。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並熟狀擬定。進入。上於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奏。謂之印登。降出奉行而已。由唐室歷五代。不改其制。抑古所謂坐而論道者歟。國初。范魯公質。王宮師溥。魏相仁溥。在相位。上雖傾心眷倚。而質等自以前朝相。且憚太祖英睿。具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疏其事。所得聖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如此。則盡稟承之。

方免誤之失。帝從之。自是奏制益多。或至盱眙。啜茶之禮。尋廢。固弗暇於坐論矣。於今遂爲定式。自魯公始也。

文武陸朝官。遇郊廟展禮諸大朝會。並朝服。常朝起居並公服。今百執事由常趨而止。每歲誕節。端午。初冬。各賜時服有差。內公服舊制雖冬。賜亦止單製。至太祖皇帝在位。訝其方冬而賜單衣。詰諸有司。對以遵用已久。蓋前之闕典。上於是特命改制。今公卿大夫之有袂公服。自此始也。

舊制國忌。迭命宰相參知政事一員。率文武常參官。赴佛寺行香。內職不預焉。景德中。同樞密院事王公。飲者。陳公龜叟。率內職同赴。乃聽。自今大忌。樞密使。內職學士。內諸司使。軍職。下泊列校。同爲一班。先詣西上閣門進名奉慰。宰相參知政事。文武百官爲一班。次詣閣門進名奉慰。訖。退。齊赴佛寺行香。小忌則否。太中祥符九年。秋稼將登。郡縣頗云蝗蟲爲災。一日。真宗皇帝坐便殿。閣中御晚膳。左右聲言飛蝗且至。上起臨軒仰視。則連雲翳日。莫見其際。帝默然坐。意甚不擇。命徹匕筯。自是遂不豫。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卜郊肆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僕卿。升輅執綬。且備顧問。上因歎饋物之盛。詢政理之要。多遜占對詳敏。動皆稱旨。他日上謂左右曰。作宰相須用儒者。盧後果大用。蓋兆於此。

乾興初。先帝遺制。皇太后權處軍國重事。其聽斷儀式。久而未定。宰相丁公謂欲每議大政。則皇太后坐後殿。朝執政。朔望則皇帝坐前殿。朝羣臣。其餘庶務。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禁中附奏。傳命於中書樞密。

院平決之。衆皆以爲不可。時上下隔絕。中外惴恐。俄而擅移山陵皇堂事覺。丁遂罷去。始采用東漢故事。上在左。母后在右。出藥也同殿垂簾坐。中書密院而下。以次奏事如儀。自是羣情乃安。迄明道末。不改其制。太祖創業。在位歷年。石守信、王審琦等。猶分典禁兵如故。相國趙普。屢以爲言。上力保庇之。普又密啓。請授以他任。於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舊相樂。因諭之曰。朕與公等。昔常比肩義同骨肉。豈有他哉。而言事者進說不已。今莫若自擇善地。各守外藩。勿議除替。賦租之入。足以自奉。優游卒歲。不亦樂乎。朕後宮中有諸女。當約婚以示無間。庶幾異日無累公等。守信等咸頓首稱謝。由是高石、王魏之族。俱蒙選。尙尋各歸鎮。幾二十年。貴盛赫奕。始終如一。前稱光武能保全功臣。不是過也。

咸平景德中文靖李公沆在相位。王公旦任參知政事。時西北二方猶梗。羽書邊奏。蓋無虛日。每延英齋。王命急宣。或至盱眙。弗遑暇食。王公歎曰。安得企見泰平。吾輩優游暇食矣。李答曰。國家強敵外患。適足爲警懼。異日天下寧晏。人臣率職。亦未必高拱無事。君奚念哉。及北鄙和好。西鄰款附。於是朝陵展禮。登封行慶。寢尋鉅典。無所不講。屬公既衰且病。疲於贊導。始服李之深識。

文靖李公沆布衣時。先正端煥知舒州。屬因事涉江。公實侍行。俄而風濤暴作。幾覆沒。有大校王其姓。善嗾人偷。遽白曰。此有真相。孰敢爲害。何懼之有。是日果利涉無虞。衆皆神其事。及公之貴。王校尙存焉。建隆中。興師伐蜀。王全斌、曹彬等爲帥。沈倫總隨軍轉漕安撫。實同謀議。將行。上密戒諭曰。平蜀之上。府庫聚積。管籥自主之。賞軍用度外。諸將求取。皆勿與。及王師克捷。全斌輩皆以賞薄爲名。詣倫致請。倫盡

以管籥與之。及還，或告全斌而下，率多隱匿寶貨金帛，各行降黜。獨倫及彬無所染，上深加歎，因責倫不遵前戒，縱成其過。倫對曰：「全蜀已平，金帛固無足惜，且勿與則志不滿，情不安，或至生患，是以與之。」

侍中曹彬爲樞密使，向公敏中爲副使。當是時，契丹犯塞，繼遷叛命，每軍書至，上必亟召樞臣計議。彬則曰：「狂寇當速發兵，誅討斬決而已，止用強弩若干步騎若干足矣。」敏中徐曰：「某所儲廩未備，或塗迂遠，或出兵非其時，當施方略制之，纖悉措置，多從敏中所議。」上或謂將帥難其人，彬必懇激而言，臣請自効，更無他說。敏中常私怪之。及彬之子瑋亦有將材，累歷邊任，威名甚著，晚自樞貳出，殿西鄙，臨事整衆，酷類其先君，復果於戰鬪，而未嘗以安民柔遠爲意，豈將帥之體固當若是耶？

左右史所以記言動也，然而王者之密畫切問，弼臣之僉諧獻納，外廷分職，莫克與聞，則中書有時政記，得以詳述焉。近制參知政事二員，共掌其任，復有羣司上殿奏事，或親奉德音，或特出宸斷，可以訓俗示後者，終錄送中書，亦同編纂，寫訖奏御，宣付史館。景德祥符中，知樞密院事王公欽若、陳公龜叟，請自今樞密院所觀嘉言美德，更不錄送中書，願別爲時政記，從之。

駙馬都尉高懷以節制領睢陽，歲久性頗奢靡，而洞曉音律，故聲伎之妙，冠於當時。法部中精絕者，殆不過之。宋城南抵汴渠五里，有東西二橋，舟車交會，民居繁夥，倡優雜戶，厥類亦衆，然率多鄙俚，爲高之伶人所輕誚。每宴飲，樂作，必效其朴野之態，以爲戲玩，謂之河市樂。迄今俳優常有此戲。

宰相丁公在，中書暇日語同僚曰：「西漢高祖何如主？或曰：『奮布衣取天下，觀其創業垂統，規摹宏遠，實」

英雄主也。丁曰：何英雄之有？張良導之左，則左；陳平勸之右，則右。及項羽既死，海內無主，天下自歸之。蓋隨流委順，與物無競，一田舍翁耳。又嘗言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緣飾，欲爲後代美談者也。此雖僅乎戲，抑斯言之玷。

尙書左丞陳公恕，峭直自公，性膽阿順。總領計司，多歷年所，每便坐奏事。太宗皇帝或未深察，必形誚讓。公斂裾踧踖，退至殿壁，負牆而立。若無所容，俟上意稍解，復進，懇執前奏，終不改易。或至三四，上察其忠亮，多從其議。當時言稱者，公爲之首。

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爲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實，抑有深害。何哉？凡梁宋之地，畎澹之利，湊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煬，將幸江都，遂析黃河之流，築左右隄三百餘里，舊所湊水悉爲橫絕，散漫無所，故宋毫之地遂成沮洳卑濕。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覆舟之患十有二三。昔之漕運，冬夏無限，今則春開秋閉，歲中漕運止得半載。昔之汭沿，兩無艱阻，今則逆流而上，乃重載而行，其爲難也甚矣。沿流而下，卽虛舟而往，其爲利也背矣。矧自天子建都，而汴水貫都東下，每歲霖澍決溢爲慮，由斯觀之，其利安在？然歷世浸遠，詎可卒圖。異日明哲之士，開悟積惑，言復曩迹，始茲言之不謬。

沈倫以明經事太祖，潛躍中伐蜀凱旋，奏事稱旨，遂有意於大用。其後命倫爲相，趙普執奏以爲不可。上曰：如倫者，忠孝謹飭，雖守散錢亦可。普無以對。翌日制下。

太常博士李戡，素有文稱，祥符末，守詩春驛，奏時務，深稱上旨，宣諭執政曰：若斯人，尙未進用，不爲不遺。

賈也。驛召歸闕。比至上。屢歎。以爲見晚。執政將以言動之職。俾近清光。及引對之際。上虛懷前席。以俟其啓沃。而賈語不及他。首以牙排爲說。先帝默然。翌日。諭之執政曰。以斯材而賦斯職。知人固未易也。

太祖嘗遣曹彬下江南。許以平定之日。授之相印。洎凱旋之日。恩禮愈厚。絕無前命。彬等曲宴。從容陳鼓及之。上曰。非忘之也。顧河東未下耳。卿等官位甚重。豈可更親此事耶。比彬等宴退。其家各賜金十萬貫。其重爵勸功如此。

太宗嘗晚坐崇政殿。召學士竇儼對。上時燕服。儼至屏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上訝其久不出。笑曰。豈

儒以我燕服爾。遽命袍帶儼遂趨出。祥符中。予初爲學士。一日。眞宗承明再坐。召對。

承明直崇政之南。每崇政殿聽朝罷至此。謂之

御膳畢復坐。謂之再坐。

亦方燕服。對回至院。忽中使傳宣撫諭曰。適忘袍帶。卿無怪否。予惶恐降階。將謝。中使復

稱有旨曰。上以是爲愧。勿俾稱謝。及具奏來。他日亦不可面鼓。二聖優禮近侍。不亦至乎。

故事。對舍人以下。即燕服。學士

以下。必冠帶而後見。